台灣由「地」名轉為「國」名

●林玉体／考試院考試委員、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文教人權委員會委員

現在世界上的「國」名，在過去歷史上，大半都是「地」名。在中文裡，掛有「國」名者，如英國、法國、德國等「國」，在歐洲「神聖羅馬帝國」統治時，都只能稱為「英格蘭」、「法蘭西」、「日耳曼」等「地」名，而美洲新大陸未被西洋人發現前，尤其在1776年之前，只能通稱為「新英格蘭」或「加拿大」等「地」名。由「地」名轉為「國」名時，吾人即一目了然的知悉，該稱呼是「政治名詞」與「地理名詞」二者合一，不會混淆不清。當然，仍然有些「地」名未加上「國」名，但我們也一清二楚的了解，那是「地」名，同時也是「國」名，如「日本」、「新加坡」、「瑞士」、「義大利」、「荷蘭」等。上述的現象，多得不可勝數，不必贅述，相信台灣人皆懂。

但是台灣人最深悉的「台灣」一詞呢？「台灣」之名，是「地」名，這是任何人都得承認的，不過，「台灣」也是「國」名嗎？這就會引發非常熱烈的紛爭與論辯了。從歷史上來看，「台灣」這個「地」名，曾經當作是「國」名嗎？答案是肯定的，但那已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。稍稔台灣史者皆知在1895年時，台灣士紳及鄉勇組成「台灣民主國」來對抗日本之「合法」佔領台灣。台灣的祖先在十九世紀晚期，竟然如此的走在時代前端，以「民主」為立國之基，又公然以「台灣」為「國」名，這是石破天驚又駭人聽聞的歷史大事。比「中華民國」之「國」名還早十七年，是亞洲第一個「民主國」。雖然該「國」之在世，存活不到百日；但也為歷史留下不可抹滅的陳跡。台灣這個「國」名，可惜如曇花一現，著實可惜，台灣「信史」四百多年中，難得一見的以「台灣」為「國」名者，只此一次。但誠如上述的許多事例，由「地」名轉「國」名者，為數指不勝屈，尤其在「民族自決」於1918年喊出之後，「地」名兼「國」名者，如雨後春筍般的林立。遺憾的是，台灣未能趕上這段時潮，迄今，「台灣」兩字，也只是「地」名而已，而非「國」名。

但事在人為，只是台灣人民如擬作此種變更，困難度實在比他方更為艱鉅。

1.「台灣」之名，目前在「地」名上，已有共識，也比較不生疑義。當然，這也有一段長時期的演變過程的。由荷蘭人之稱呼為「福爾摩沙」（Formosa）開始，歷經大明及大清帝國的遞嬗，「台灣」之名始定。日本人治台時，仍以「台灣」稱呼之，但「中華民國」佔據台灣時，由於擔心台灣人民的抗拒，因之，「台灣」兩字，卻變成政治及思維上的「禁忌」。如不可說自己是「台灣人」，卻要說是「中國人」；籍貫不可寫「台灣」，卻要遠及

祖宗八代，一直追溯到來自「支那」的省份為止。墳墓牌位，書刻漳洲泉洲為風尚。禁說台語，更不要說有台文了。不只如此，還在心態上醜化台灣，「化外之地」、「蠻荒之處」、「蕞爾小島」、「倭寇海賊出沒所在」、「疫癘叢生」、「天無春夏秋冬，人無禮義廉恥」、「鳥不語，花不香；男無情，女無義」、「三年一小反，五年一大亂」、「台灣不可居，居之甚厭」（連雅堂語）；即令到二十一世紀的今日，「中國黨」的政客都把台灣意識者藐視成穿拖鞋、嚼檳榔、開口三字經罵人、教育水準低、生活素質下賤、見解閉鎖等，不一而足。如准以「台灣」稱之，也只不過是一「省」，卻不可高談闊論的在公開場合中明示「台灣中國，一邊一國」。換句話說，「台灣」是「地」名，隸屬「中國」，因之台灣的運動會，是「省運動會」，或「台灣地區運動會」；絕不准使用「全國運動會」，更不可用「台灣國運動會」了。在大家的習慣中，如說出「台灣」兩個字，是不含政治意涵的，因此在台灣本土意識漸強之際，「我是台灣人」這種選舉口號或檢驗身份的標示，也變成了口頭禪。只是「台灣人」，是否就等於「台灣國的人」或「台灣國民」呢？用該辭句者，是不太再進一步去探索與追究的！

因為「余，台灣人也」，這句連戰阿公當年向日本人的宣示，表示他作為台灣人的風骨，但這位《台灣通史》的士紳，可曾想到「台灣人」就是「台灣國的人」？相信在當時他也沒膽量作這種真情告白，更何況他本人並無此意圖，因為到了他晚年，更向他的「祖國」交心，明言「余，中國人也」。「中國」當然是「國」名了，而「台灣」呢？離「國」名仍甚為遙遠，甚至坦承自己是「台灣人」者中，也有堅決反對將「台灣人」升格為「台灣國的人」。簡言之，將「台灣人」視同為「中國人」者，就是這種貨色。十幾年前，蔣經國也屬此類。當他難得的說出「我也是台灣人」時，贏得數百萬台灣居民的驚嘆與讚美，但他接著說「台灣人」就是「中國人」，此話也有為數不少的人不生困惑，在他們的心目中，「台灣」頂多是「地」名，哪能成為「國」名呢？

台灣在日治時代，是日本國的殖民地，因之台灣僅是「地」名而已；1945年由中華民國取代日本而成為台灣的佔領者時，台灣是「中華民國」的一個省。「本省人」或「台灣省」這種用語極為普遍，有別於「外省人」或「江蘇省」等中國各省。「本國地理」或「本國歷史」的教育科目中，台灣只佔「中國」三十五省之一，國家公務人員考試的錄取名額中，是按各省分配的，台灣「省」的考生雖報考人數在「中國」各省中居冠，但榜單有名者卻微乎其微。考題中的「本國史地」，測驗題八十題中，台灣頂多只佔五至八題。「我國唐朝」、「我們中國」、「咱中國」等辭彙，已相當習慣；誰敢講「我台灣國」者，在戒嚴恐怖時代，必有坐牢遭刑求之虞。當台灣人口驟增，台北市與高雄市已升格為院轄市而不屬台灣省時，台灣只是個「省」的觀念，仍根深蒂固於人心，嚴重欠缺反省批判的台灣師生及百姓習焉而不察。電視上的氣象報告，公然說是「今日本省下雨」，當九二一大地震時，竟然說「全省死傷人數眾多」；商人廣告也不以為忤的刊登「全省經銷商」等，真是罄竹難書。不知如全台大地震，

則難道高雄及台北沒有災情；下雨刮風如只有全「省」信息，則兩院轄市又如何呢？

2.由於政治局勢的演變，在法律名義上，台灣從1945年開始迄今，該「國」的國號叫做「中華民國」，領土或疆域，自1912年該國創建之初，版圖是沒有台灣的，因為當時台灣是「日本國」的一部分。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佔據了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的全部土地之後，中華民國的行政管轄區，就只剩下台灣一地而已（包括金門及馬祖）。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二者戰火遍天，結下血海深仇，二者對立，不共戴天。二者之「國」名皆簡稱為「中國」。眾所皆知，全球公認且由國際組織所認可的「中國唯一合法政府」，是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而非「中華民國」了。既然行政力只及台灣，則「中華民國」及「台灣」之土地面積，幾乎相同。因之為什麼外國人及台灣人皆熟悉的「台灣」，不能變成「國」呢？為什麼還要繼續使用與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極混淆的「國」名？這也是近幾年以來造成台灣境內「統」「獨」糾紛的最主要因素。「中國」之名，是漢民族糾纏於自大的歷史情節之產物。自誇居宇宙之「中」，他國皆邊陲，都是蠻荒，文明禮教遠遜於「天朝」。如果世界其他各國也有此自大心理，則也可取「中國」為「國」名。當年英國是自封為日不落國，當今美國是地球第一等軍事強國，二者皆有資格改國名為「中」國。其實此種荒謬，是經不起檢驗的，中國自不量力，往昔還敢與「八國聯軍」對敵，其實連個「小日本」都成為手下敗將。英語國家之稱呼該國，是名為China，若譯為漢文是「支那」，又哪是「中國」啊！

這幾十年來，台灣這個「地」方的「國」名，卻與海峽對岸那個「國」名，形成為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」的僵局。大家通稱的「中國」非但不見容於「中華民國」，且「中國人」也與「台灣人」不能得兼。「余台灣人也，余亦中國人也」，這種連橫的「名言」，至少在當前的政治局面下，是矛盾的，因為二者「互斥」（exclusive），而不能「得兼」（inclusive）；「認同」中有些狀況是彼此共存的，比如說台南一中的校友，同時也可以是台灣大學的校友；女子結婚後，既是林家人，也是李家人。出生地在台南者，當然以台南人自居，但長大後長年在台北服務者，也可向他人介紹他是台北人。這種例子，俯拾即是。但身份兼具二者，卻有個條件，即二者和樂相處，互敬互樂，友愛相攜。只是當二者反目成仇時，此刻就不可能不選邊站了。比如說台北市政府率軍要併吞台南縣，或台南縣政府打算攻打台北市，則屆時又怎能說自己既是台南人同時又是台北人呢？此種比喻，不幸恰好發生在數十年以來，兩個「中國」之緊張關係，就是如此。尤其是住在台灣地區的居民，如果有人力主台灣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，具體的採取行動將台灣從「地」名升格為「國」名者，則此種「台灣人」絕對是「中國人」必欲去之而後快的首要目標。但如認為「台灣」只不過是「地」名而非「國」名者，必與「中國」聲味相投，沆瀣一氣。蔣經國之「我是台灣人，也是中國人」，就是一顯例。而當今政客之以「我是純種的中國人」或「我以身為湖南人為傲」者，都屬「中國人」，這種人又哪是「台灣國」

的人呢？

3.將「台灣」二字停留在「地」名而未能更進一步上臻「國」名之境者，因不能體會出「中國」對台灣的敵意，才在投票行為時，選擇了「中國」為名的政黨候選人，如「中國國民黨」。數次民選時，「中國」的政黨竟然囊括了多數的議會席次及縣市長寶座，也使該黨之囂張，更有恃無恐。這種黨是「名實相符」的，也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以「與中國終極統一」為黨綱。台灣選民被蒙在鼓裡，不明究底的讓這個「外國」政黨來把持「本國」大政。台灣又何愁沒有內奸呢？中國國民黨不能簡稱為「國民黨」，那是一種障人耳目的技倆，應該把「中國」醒目的兩字大書特書才對，當然，這也得怪台灣選民糊裡糊塗。而企圖提升「台灣」為「國」名者，也被矇蔽了，在媒體及大眾場合中，為什麼不改稱「中國國民黨」為「中國黨」呢？「民主進步黨」既簡稱為「民進黨」了，同理，「中國國民黨」也該簡稱為「中國黨」才名正言順啊！難道大家可以把「民主進步黨」簡稱為「進步黨」而刪掉「民主」兩字嗎？

「中國黨」從過去的一黨獨大，到迄今的只能佔據半壁江山，這要仰賴台灣人民的覺醒及反省功夫。而有意將台灣二字從「地名」增為「國名」的政黨，自從公元二千年執政以來，非常遺憾的卻在這方面未能乘勝追擊，台灣才陷入統獨的泥淖中打轉，不知如何自拔。具體的說，對下一代年輕人的啟迪，是台灣政治方向上的當務之急。具體的說，在中央政府體制中，既然掌有行政權、人事權、及財政權之際，為什麼不在教育、新聞、及文化建設等機構中，不加強此種台灣意識的運作呢？單舉教育為例，李登輝這位被封為「台灣民主之父」頭銜者，在掌權十二年中所任命的教育部長，無一具有台灣主體意識，相反的，「大中國情懷」卻是這些官員的最愛。即令政黨首度在歷史上輪替，公元兩千年以來，民主進步黨上台，所發表的教育部長，除了目前的杜正勝具本土心之外，也是「李規陳隨」。陳水扁總統不知為何尤對心理學者特別垂青，他在台北市長一任內所用的兩位教育局長，以及兩任總統期間所派的兩位部長，都是以心理學為專業，側重輔導諮商的細節，而嚴重的輕忽了領航員所應完成的指針任務。致使台灣全國尤其台北市內，政治銅像還是矗立在校門口，「我國地圖」即「中國地圖」，照樣掛在每班牆壁上。國家公務人員考試，除了這一兩年將「本國」視同「台灣」而掀起大風浪之外，其餘的歷屆考試，考生也視「中國」為「我國」。就是這些因素，才造成本次兩個院轄市市長及市議員改選陷入苦戰當中，還好，天佑台灣，台灣主體意識之增加已成趨勢。如中央掌權者，洞悉台灣兩字之由「地名」轉為「國名」是扭轉台灣今後發展的千秋大業，則必要傾全力以智慧規劃之，以無比的勇氣克服各種障礙，使台灣也能比照世界上其他國家一般，一提到「台灣」這個「地名」，也認同那也是「國名」，雖然在時間上已屬敬陪末座也無妨！

中華民國雖簡稱為「中國」，但由於「中國」二字已在國際舞台上由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所扮演，台灣的居民也在電視轉播國際各種球賽及運動會上，凡是球員穿著「中國」二字的衣服以及書寫「China」者，皆非代表「中華民國」的

隊員，後者只能以「中華隊」或「中華台北」或「Chinese Taipei」為正式名稱，但明明是「台灣」的國家代表隊，為何不見「台灣」。台灣人民沒有自主性及尊嚴感嗎？試問外國人一睹Chinese Taipei時，會多麼的錯愕，Taipei也只不過是台灣的一個城市，Chinese Taipei如可以代表台灣，則台北以外的都市放在哪裡呢？難道高雄人及台南人不抗議嗎？運動選手也不全都是台北人啊！Taiwan不寫，卻以Chinese Taipei代之，這是莫名其妙的侮辱！新加坡國家代表隊，可以寫上Chinese Singapore嗎？Singapore就可以了，同樣，Taiwan就夠了，一目瞭然。台灣的政客雖口口稱捍衛「中華民國」為己任，但一出國境，尤其到「中國」時，「中華民國」就不見蹤影，更無膽量在中國官員面前以捍衛中華民國自居，噤若寒蟬。但他們卻昂然大聲的說他們是「中國人」，令他們悲觀的是這種人數已快速的消失！不過，「中華隊加油」的聲浪，卻此起彼落。此次國際棒球賽及亞洲運動會上，此種呼叫，必令外國人聽不懂什麼時候「台灣」改名為「中華」了，台灣球迷也不該自我作賤到此種地步啊！

把台灣由地名轉為國名，既簡單又不生困惑，台灣國人啊！又何樂而不為呢？「我是台灣人，不是中國人」這種人數，雖然在台灣目前還未形成全民的「共識」，但已佔大多數，這對推動台灣主權國家觀念者，自是一大喜訊。當「台灣」這種「地名」，也十足的含有「國」名時，「我是台灣人，不是中國人」，才能百分之百的分別釐清台灣與中國二者之間的瓜葛！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，這是迫不及待的使命、任務、與重擔！ ◎